

台湾各界表示

恶意裁决无效 两岸应该联手

本报记者 任成琦 王尧

针对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仲裁庭12日公布的所谓“最终裁决”，台湾各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没有管辖权的仲裁庭作出的判决是无效的，而菲律宾的主张自相矛盾，纯属闹剧。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仲裁，完全可以理解。两岸同属一中，有责任共同维护南海主权。

裁决无正当性

台湾《观察》杂志社社长纪欣表示，国际仲裁庭对南海案的裁决不具有正当性。其一，不论从中国历史文献或英国、美国的地图来看，南海自古即属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对南海诸岛有“历史性权利”。而世界各国对其领土最早的权利都来自历史性权利，南海诸岛主权自不例外。其二，仲裁案申诉讼案，通常都是双方当事人同意一旦发生争议，得以提起仲裁。中国大陆一再表明菲律宾不该单方面提出仲裁，但仲裁庭还是坚持进行，并在过去3年间只听取菲律宾单方面的证词及证据。其三，中菲之间确曾在过去20年间多次通过谈判协商方式试图解决争端，尤其2006年大陆根据《公约》规定向联合国提交声明，表明中国不接受《公约》规定的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仲裁庭不应否定中国作为缔约国享有自我选择争端解决方式的权利。

台湾知名学者、澳门理工大学名誉教授邵宗海12日晚受访时认为，所谓的南海仲裁案结果，大致在两岸的预料之中。对这个不具合法性的结果，大陆方面一直表示不承认、不接受，台湾当局今天也声明“绝不接受、不具法律拘束力”。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张麟征表示，仲裁案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一直很受质疑，

所谓的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仲裁案的背后是什么势力在推动是非常清楚的，但大陆方面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不接受、不承认也不参与，所谓的裁决不过是一张废纸，不会影响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

台应坚守底线

裁决结果出炉后，中国国民党召开记者会，强调南海是“固有疆域”，应明确宣示、捍卫在南海海域的战略利益，绝对不可以抛弃任何主权领土与海域。国民党强烈批评仲裁“根本是睁眼说瞎话”，表示对仲裁结果完全不满意、不接受更不承认。

亲民党发表声明称，南海各岛礁为“固有疆域”，对所谓仲裁“概不承认”，要求台当局动用一切力量捍卫“领土主权”完整，如任何官员主张或决策放弃太平岛，均应被追究刑责，同时应加强南海军事守备。

新党主席郁慕明发表声明表示，仲裁结果不具有国际法效力。南海海疆诸岛是中华民族共同祖产，须坚决捍卫。他呼吁两岸联手合作，共同维护“固有疆域”。

台湾《中国时报》12日社论呼吁，新当局应该坚守南海“U形线”，“保住两岸互信”。如果“U形线”被以《联合国海洋公约》为由判定不具备法律地位，那将是两岸在捍卫南海权益的一次重大挫折，也必然会引发南海的巨浪波涛。迄今为止，蔡英文一直回避对“U形线”法律地位表态。

《中国时报》认为，在美国与日本的操弄下，南海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风平浪静。台湾新当局当然不可能放弃太平岛，但是如果蔡英文一方面主张拥有太平岛的“主权”，但是另一方

面又将太平岛作为换取参与美日“价值同盟”的筹码，或让美、日舰队接近，或提供战略协助，这也是不智的选择。

两岸理应联手

台湾《旺报》12日的报道，关注一段由台湾网友发布、全长7分钟的南海问题短片。这个短片叫“一次让你看懂南海主权争议”，以讲故事的方式解释南海问题始末，表达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最早发现南海的岛礁并加以命名，开发当地的资源；如果大陆失去了南海主权，台湾也会失去东沙群岛，因此两岸应联手共同捍卫主权。该短片旁白幽默且叙事有条理，一出现就引发众多大陆网友共鸣，用力按赞。

台湾当局12日晚间也就南海仲裁案发表声明，表明绝不接受的立场。国台办发言人应询表示，两岸同胞有责任共同维护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对此，张麟征教授表示完全赞同，因为国台办之前就多次强调，“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是我们固有领土，维护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祖产、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和根本利益，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责任”。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教授刘复国表示，南海岛礁水域和天然资源关系主权和整体利益，两岸在南海面临共同挑战，在保护南海主权上有共同责任，对历史固有的祖产应该有寸土必争的共识，应当加强协商互动，强化两岸对于南海主权利益的国际话语权。台湾师范大学教授王冠雄也表示，对于维护南海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两岸需要加强合作。

捷克政评家克雷伊奇指出

南海主权毫无争议属于中国

捷克前总理顾问、著名政评家克雷伊奇近日在捷克最大政评网站《议会报》和斯洛伐克主流政评网《言论》上同时发表长篇访谈，阐述南海问题的历史和现实，支持中方通过双边谈判和平解决争议的立场，警告美国和菲律宾不要在南海问题上玩火。

克雷伊奇首先指出，设在海牙的仲裁庭审议南海案本身就不合理。2013年1月菲律宾提起关于南海权益的诉求，但中国宣布不接受、不参与仲裁，这使仲裁案存在诸多问题。因为仲裁庭无权审理涉及主权、边界争议或者历史所有权问题。有30多个国家对公约声明保留了意见。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除美国未加入《公约》外，其他4个国家都进行了排除。简言之，常设仲裁庭根本不应介入此案。

从历史上看，南海主权毫无争议地归属于中国。因为中国自古就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包括古代地图在内有一系列证据。对南海岛屿提出诉求的还有台湾，这其实是中国诉求的一部分，台北的依据是1948年蒋介石政府同美国划定的“九段线”。上述岛屿被划定在中国境内，只是用的断续线。很长时间都无人对该划

界提出异议。

克雷伊奇说，美国宣称要维护南海航行自由、捍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自相矛盾的是，这个国家至今没有签署上述公约。南海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还因为它涉及诸多当事方的经济利益，并且在历史因素和称霸野心的作用下，使问题更加棘手。比如，西沙和南沙群岛蕴藏丰富的海洋鱼类资源和原料，特别是石油。上述问题正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南海地区国家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尤其是南海覆盖马六甲海峡东部，从中东运往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石油绝大多数需经此地。回程货物不仅运往中东，而且远达非洲和欧洲。这也是新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南大门。这正是美国不惜以军事手段对该地域加以管控的原因。

克雷伊奇指出，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当然一切争端必须从现实出发加以解决，而不能采取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现在有两个原则，一个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谁对岛屿现实管辖来判定归属。另一个是1928年常设仲裁庭判决美国与荷兰关于帕尔马斯岛

归属的仲裁案例。当时依据的是“有效占领”原则，即事实占有成为所有权诉求的基础。但即便这一原则也不能令争议各方满意。因此外交谈判确实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的、理智的办法。

在当前情况下，解决问题可能和理想的方案是，南海岛屿主权归中国、相关国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但无论何种程度的妥协，都只有通过双边谈判达成。比如采用2002年中国同东盟10国共同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达成的解决方式。根据宣言第四条，应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磋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正如2000年中国同越南签定关于北部湾划界及渔业合作协定时，双方所展现出的诚意。

克雷伊奇强调，强制仲裁的挑衅手法不过是一种炒作，只会使局势更加紧张。菲律宾恐怕除了得到华盛顿的“良好服务”外，其余将一无所获。这点很快就将得到验证。以提供保障为名妄图在南海纠纷中实现自身地缘政治野心的国家，也将玩火自焚。紧张局势必须得到缓和，唯有谈判、谈判、再谈判。即便是再复杂、再冗长的谈判，也好过一日的战争。（本报记者管克江根据访谈整理）

南海仲裁案闹剧出笼始末

新华社记者 凌朔 杨定都

和对话机制，还将严重威胁《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1945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共形成5万多份各类条约，这些条约共同构成了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南海地区法律和规则秩序的基础，是当前处理南海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仲裁庭一路推进仲裁直至出台“最终裁决”，完全没有顾及《宣言》等已经建立的国际法规则，没有顾及正在发挥作用的地区对话机制、平台与框架，强行把《公约》强制凌驾于受国际法保护的既有和平对话框架之上，构成了对国际法的伤害和对地区和平对话机制的损害。

2006年，中国依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性声明，将涉及海域划界、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等方面的争端排除在《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之外。排除性声明不是《公约》可有可无的附属物，而是《公约》解释和适用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仲裁庭无视中方排除性声明的内容，强推仲裁程序，实质性剥夺了《公约》赋予缔约国行使选择权排除特定类型争端的权利。

对自身的法理缺陷视而不见，对中方的多次声明听而不闻，对仲裁案的负面影响心不在焉，仲裁庭一路猛跑，以推进程序为借口，为了裁决而裁决，不仅枉法不公的“病灶”将使其在今后的国际法判例学中成为反面的经典，而且还让原本平静的南海成为各种域外野心狼奔豕突的舞台。

旁白：我们为什么要说“不”

任何法律都不能脱离现实。应有乱则治，而非治而生乱。

过去几年的现实是，仲裁案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外

部势力频繁介入，海上安全紧张加剧，周边国家分歧趋多，地区民生受到波及。这是试图滥用某一部公约规则解决复杂历史和政治争议的后果。

“定纷止争”是国际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宗旨和《公约》的本意。各种争端解决方式均应有助于实现依据可适用的国际法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目标，从而缓解紧张局势，促进争议方之间的和平合作。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通过《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寄托了各国对通过仲裁等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希望。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宪章》规定了包括谈判和仲裁在内的争端解决方式。

维护国际法律秩序的关键在于，各国应本着合作精神，在国家同意的基础上善意使用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不得滥用这些争端解决方式和机制而损害其宗旨。要避免打着国际法的旗号，损害缔约国的权利和合法利益，更不能以某一部法律，破坏业已成态的地区法治承诺和法治秩序。

中国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依照国际司法程序以及国际法赋予的权利，对仲裁庭管辖权提出合理质疑与纠偏；对裁决结果采取不承认、不执行的立场，恰恰体现对国际法的尊重和遵守，恰恰表明中国对避免国际法被政治化滥用的严谨态度，恰恰是对仲裁庭甘愿充当枉法裁判角色的必要警示，恰恰是对企图操纵国际法玩弄南海局势的不良居心的一种合法、合理的抗争。四个“不”，是这幕闹剧中贯穿始终的正音。

导演：谁在把南海当成好莱坞

过去几年，伴随南海仲裁案，美国、日本等一些域外国

从启动仲裁程序开始，菲律宾方面主张其在中国南海拥有“海事管辖权”的申诉已有3年。海牙仲裁庭今年7月12日出台仲裁结果。中国从2013年起便态度鲜明地表示，不接受、不参与菲律宾单方面推动的仲裁。中国为何会持这一立场？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如下观点。

历史性权益有据可考

狄伯杰首先强调，中国一直在历史和法律层面强调其对中国南海拥有绝对主权。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最早在中国南海地区航行、捕鱼甚至是命名这一海域。从东汉的《异物志》到随后唐、宋、元、明、清年间的众多史料显示，中国南海屡次被以“石塘”“长沙”等词汇命名。七下西洋的郑和曾在他的《郑和航海图》中确认过这些地名。清朝的《四海总图》中更是将该片海域划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由于缺乏淡水，中国人并没有在南海定居，但中国历朝政府在该海域的巡查从未间断。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里，中国在东沙建有海上瞭望台。1933年当法国军队在中国南海侵占9座岛屿之时，中国坚定地捍卫自己对这一海域的主权，并于1938年将法军赶走。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曾占领南沙诸岛，但之后的《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均责令日本归还包括南海在内的一切中国领土。正是基于对中国南海历史权益的考证，中国政府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地图上标出“11段线”(后按更改为“9段线”)。时至上世纪70年代，除了越南以外没有任何国家反对中国在中国南海的主权地位。

然而，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不断有国家开始声张其对中国南海诸座岛礁的主权甚至将其侵占，其中包括菲律宾在中国南海仁爱礁停靠军舰并借机占领。借助联合国海洋法就12海里领海以及海上专属经济区的规定，菲律宾希望将这种占领合法化进而公开地攫取这一地区的自然及海洋资源。而这恰恰是中国不接受仲裁的原因，因为无论是联合国海洋法还是此类仲裁，都无权裁决中国对南海拥有绝对主权。由于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是内部相联系的，当事者双方共同协商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将此类问题诉诸国际仲裁非但无意义而且会被中国唾弃。

和平协商才是有效途径

狄伯杰认为，与其指望仲裁，当事双方不如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中国 and 菲律宾都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约国，以该宣言为基础当事双方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争议问题已被证明在中国同东盟国家解决同类问题时切实有效。如果该机制顺利运行，类似中国南海的“行动准则”有望建立，然而菲律宾方面执意推动的仲裁决议无疑将使上述目标很难实现。菲律宾试图通过仲裁给中国施加的“政治压力”以及美国插手都将使问题复杂化并威胁这一地区的安全。

外部势力插手只会让问题复杂化

将南海问题送交国际机构仲裁，狄伯杰认为这种方式在本案中有失公允。他说，由于其仲裁团主席是日本人柳井俊二，而中日关于钓鱼岛的争端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已对5名仲裁员中的4名提出异议，其中包括在此前同类问题上反对中国立场的成员。因此，中国认为此次仲裁团的组成是不符合程序正义的，此次仲裁更像是在为菲律宾方面做代理。例如该仲裁团已声称本案并不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划定，但这一裁决实际上已经威胁到中菲双边谈判的进程，因为它将使菲律宾在同中国就领土及领海谈判上处于有利地位。

狄伯杰同时认为，美国已在亚太地区部署了25万军队，5艘航母，250余艘舰船以及1500架战机，其目的是增强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这与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相吻合，但事实上它已威胁到中国南海地区的和平和稳定。美国不断唆使其在该地区的盟国和一些小国与中国展开对抗，但实际上中国南海并不直接涉及美国利益，而且美国至今甚至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因此中国有理由相信，美国是披着主张航行及航线自由权的外衣推行其霸权同时限制中国，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美国并没有发言权。基于上述原因，中国谴责美国施行双重标准，以“选择性沉默”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主张的那些非法被占领海域。事实上美国从未反对某些国家在所侵占中国岛屿上展开开垦活动，例如越南已经占领了南沙大片岛屿，美国要求“停止所有开垦活动”只是嘴上功夫。

菲律宾领导换届或许是契机

就中菲南海问题如何解决，狄伯杰相信菲律宾领导人的更替或许是一种契机。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看起来要比他的前任更加务实。当前所需要的是当事双方回到谈判桌旁友好地进行协商，以至促成两国间各项协定的达成。扮演美国的马前卒只会更加损害菲律宾自身的利益，而非其他国家的利益。

家不断在南海抛出各种“规则”，例如“航行自由”、“捍卫国际法”等，加上一些西方媒体的应和鼓吹，南海被编造成一个没有航行自由、没有规则秩序、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和平稳定的“火药桶”。这种宣传造势与舆论诋毁在许多西方学者眼中早已是见怪不怪。美国著名律师布鲁斯·费恩一针挑破：美国当前的南海政策体现了“危险的鲁国思维”，跑到南海去渲染“中国威胁”除了加剧地区紧张、给亚洲国家发出错误信号外，美国只会一无所获。

用各种美丽的谎言，把自己的规则强加到其他地区，甚至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制胜法宝，也是美国对国际法“利则用、不利则弃”的最佳演绎。南海之于美国，恐怕是搞合纵对抗中国、拉同盟抵制中国、造舆论诋毁中国的最佳演武场，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绝好落脚点。

中国从来不排除规则，中国是既有合理合法规则的坚定守护者与推动者。但解决南海问题的规则，绝不应该是任由几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所谓专家，打着国际法的旗号，简单片面、颠倒黑白地给一个具有复杂性和历史性的地区问题上定论，更不应该是任由毫不相干的域外势力往地区问题中掺沙子，夹带具有典型“选择性法治”和“片面性法治”特征的所谓“规则”。

南海不是好莱坞，不是美国排演战略剧情的外景地。真正的规则，需要在有关各方的对话中，权衡各方主张，考量各种因素，协商各种方案，寻找各种可能。这是中国的定力。

尾声：一纸荒唐言怎断南海千古事

有没有所谓的仲裁，南海，都在那里。判不判定岛屿的属性，南海诸岛的主权及海洋权利都不会改变。仲裁改变不了任何历史、任何事实、任何现状。归根结底，是历史和事实不容仲裁。对南海而言，仲裁不仅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更不会促成任何改变。对于南海问题的解决，仲裁不仅徒然无益，更只会挑起麻烦与争端。

仲裁庭把仲裁案从闹剧演成丑剧，但历史会给它一个真正公道的仲裁。（据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

本报驻印度记者 邹松

——访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

中国为何不接受南海仲裁